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五

匏

集

東陽王乾章選

記類上

禹穴記

鄭善夫

批

司馬氏探禹穴止以文章顯今乃想其執中用智欲與臯夔稷契並驅其所占地步更高

禹穴在會稽山陰昔黃帝藏書處也禹治水至稽山得黃帝水經于穴中按而行之而後水土平故曰禹穴世莫詳其處或曰即今陽明洞是已又云禹既平水土會諸侯稽功于塗山尋崩遂葬于會稽之陰故

山曰會稽。穴曰禹穴。至今窆石尚存。或然也。後二千餘年而司馬遷氏來探書禹穴。歸而作史記。文章煥然爲百代冠。說者謂是山川之助也。又後千餘年而晉安鄭善夫氏及山陰朱君節、王君琥氏來復探禹穴。尋黃帝藏書處。乃翫梅梁。摩泮窆石。覩先聖王遺像。得禹穴於菲井之上。徘徊瞻眺。想其卑宮而菲食。爲之喟然興懷。又想其執中用智。與臯夔稷尚之爲臣。又爲之憮然自失也。夫自禹跡以後三千年間。遊者不知其幾。而惟司馬氏顯。此山川之能發爲文章。亦惟司馬氏。夫三千年而僅得一人於山川。顧止以文章顯。何哉。豈山川之能。僅足以煥人文章邪。世有不爲文章者。於山川何取也。自昔至人見轉蓬而造車。觀游魚而造舟。得河圖而成卦。因洛書而作範。咸取諸物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余乃今知所取於山川矣。禮登高而賦。余未能賦。姑記余言如此云。

文武成康廟記

唐龍

批文武成康有周盛王皆豐是宅廟記歷叙源委曲折詳盡有闕世教之文

美哉洋洋乎。文武成康之德。穆若太和。文若日星。然而豐其基乎。夫豐發源扶風。經流咸陽。而合于渭。鍾雍州之靈。萃天地之和。禹貢曰。豐水攸同。是已。周自古公去豳。踰梁。止於岐下。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既文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迨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傳于成王。歸在宗周。康王成周。郊皆惟豐。是都龍小子。嘗歛衽憑軾。咸陽之丘而眺焉。鎬京奠其極。畢郢維其居。靈臺此。未嘗不嘆曰。王者之迹在茲也哉。自昔咸陽西南十五里有

又五廟家道。或曰後車以載尚父。正此也。一

里有武王廟。三里有康王廟。西十里則成王廟在焉。歲月徂征。陵谷變遷。材裂為新。址鞠為塲。斷碑闕碣。或存或沒。覲黍離之宮。遡東周之轍者。慨然有餘悲矣。正德之季。考成底蘊。來令咸陽司徒氏咸寧劉璣。侍御邑人王獻。以廟廢告。令曰。不穀之過也。邑有淫祠。既我且翼。乃議撤其像。並祀四君子。其中黜邪翼正。典刑昭焉。工經始令。乃行矣。嘉靖元年。夏李仁嗣為令。司徒侍御又告曰。不敢後厥後。六年丁亥季春初。

吉乃落之。爰徙碑碣之存者。植其傍。繹闕文以俟君
子。易曰。風行水上。渙。君子以享于上帝。立廟。夫文武
創業。成康繼體。肇興有周。八百年之基業。皇極之化。
人文之制。與夫顯謨承烈。禮制樂功。儀刑王德。匡翼
世教。防範人心。至于今。煌煌如也。奕奕如也。夫何豐
錫開基之地。乃稼侵其枋。棘蒙其墟。厥典攸斁。厥神
不寧。渙甚也已。諸君子。甄遺蒐逸。聿弘厥緒。神以之
栖。世以德合。位以班分。禮以義起。文以制備。易之道。
先王之制也。不其美歟。龍小子。崇典興行。敦復古訓。
竊有志焉。故于是乎特書之。

董子祠記

唐龍

批董子生於文獻坑劫之後而能推明遺經以
行繹聖統真漢儒第一人

生聖人之時。能談聖人之道者。不可謂之難也。惟去
聖人日遠。異端淫說。闕焉于世。至德要道。隱而弗彰。
乃奮顏執簡。搜繹遺緒。闡明玄奧。進而洋洋以告吾
君。退則惇惇論難。淑諸門弟子。斯可以難矣。漢儒董
仲舒。廣川人也。史言其孝。景時為博士。下帷發憤。潛
心大業。三年不窺於園舍。武帝即位。褒然以賢良對

策焉命爲江都相事易王中廢爲大中大夫庶直不
悅於公孫弘弘反誦其才使事膠西王王尤縱恣數
害吏二千石仲舒病免徙家茂陵脩學著書門下弟
子皆通顯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殆百數人
後沒塋于興慶池之南而今墓土隆而不陷宿草蓊
蓊然夫仲尼之世老聃猶倡虛無之宗孟軻氏日談
仁義萬章告子乃化而不入而况聖賢不作涼涼子
子不得其宗者乎故秦網旣密鞅畦之流鼓其唇吻
以亂黔首儒士挾詩書及偶語者則苛其禁禁之不

足則焚之焚之不足則按而坑諸國中聖賢之學亡
其緒先王之教竭其澤矣漢興遺習未殄世典猶鬱
仲舒獨能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其論君德則先正心
論養士則廣太學論積誠則尊所聞而行所知述王
道則任德教而黜刑罰言仁人則先道誼而遏功利
譬則鄭音興起桑間並奏吾撫而止之清廟之瑟作
于堂上一唱三嘆而有遺音焉是可不謂至難至難
者哉正德中中侍守茲土者銖求民貨華其私室旣
中侍叱去室固在也府學生請于執事君子曰仲舒

承秦絕學之後講論六經統一學者即伊呂聖人之
耦無以加焉其自膠西而還家于斯葬于斯長子孫
于斯神濯濯焉而靈也祠宇不設則何依焉中侍私
室實浚民而為之也乞改為祠巡撫中丞大夫王珣
巡按御史喻茂堅曰其如議乃命有司洒掃塗釁立
像于中命之曰董子祠千百年之遺典興於一旦矣
嘗讀賢良卒章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
夫之意也夫祠翼然而立則子弟有所矜式秩秩乎
攸攸乎可以觀焉其功有不可勝道者哉是故君子
之意毋乃皇皇於仁義之教也與

三公祠記

林俊

批林公一至蜀境而即毀淫祠崇正祀其舉作
光明故文氣亦昌大

正德庚午予起征藍道瓊之下關所謂白帝城者問
其祠公孫述也予曰越矣哉非鬼之祭也古者慎制
祀以為國典無謂加典為非宜况賊而神祀之倒持
綱常變名教乃爾可慨也夫方述起成都以輔漢為
名乘亂稱帝馬伏波見而少之曰子陽井底蛙耳故
不受偽命專意東方用能佐世祖立功異域為中興

名臣而述竟漢賊以死。述可祀。則漢莽可祀。晉敦可祀。他日藍鄢亦可祀。亂賊之臣。亦何憚而自沮耶。嗚呼。世道大關也。政而系之教焉。淫祠之當毀。有先于是者乎。嘗惟述生盜名器。既誅。地土偶偶南面。繆竊血食者千數百年。少陵東坡徒寄春秋之筆。而諸葛武侯張忠定范忠宣事任是方。猶未及是正。意者將有待于今耶。國世道者之責也。既命毀其像。易其額。爲丘所宜祀者。土神江神而伏波亦與焉。昔共工氏之伯有九有也。其子后土氏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書曰宜于冢土。下關雖一里之社土。人知其世依以生也。川澤以出財用。而祝融玄冥河伯江瀆。具在祀典。潞公所脩益州江瀆之祠。故在也。書曰望于山川。關又江之襟喉。民寄命之要也。昔蒙被功德。所宜報而祀。而以告以祈。又胥聚于此焉。若乃炎精中微。奸僞移柄。當是時。述能如援擇漢胄自依。則述將與賈鄧等伍。望蜀之萌。何自而起。蜀之赤子。何名爲從賊。浮橋覆溺。八北之慘。亦何因而至哉。述名教罪人。貽蜀人之禍。至于今爲烈也。故毀述而進伏波。與順也。

亦祀典也。嗚呼君臣天地之大經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無赦者。况予叨討賊之權者乎。植人心。扶世教。毀賊迹之祀。以聲討藍之端。道之大闢若此。無謂然乎哉。是秋仲月莆田見素子林俊記。

陶桓公祠記

羅倫

批維時文采未盛語多渾樸而辨桓公之心於千載之上不可不錄

太尉陶公諱侃字士行鄱陽人徙潯陽父丹吳揚武將軍毋新淦湛氏公少孤貧從察辟仕至太尉爵長沙郡公卒年七十六塋國南二十里策謚曰桓公有

大功于晉謙勤忠恪雄毅明敏在軍四十一年戎政齊肅招抹以禮懷遠以德屢當大寇所向克捷群醜破滅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道不拾遺蘇峻之役溫嶠推爲盟主子喪不歸竟趨石頭斬峻兄弟王室載寧峻將馮鐵殺公子瞻奔于石勒以爲戍將公使告勒勒召而殺之勒高自標致比有二劉操懿輩不顧也乃畏公如此魏晉之際浮虛成俗公深疾之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世死無聞於後老莊浮華非先

王之法言不可行也。故其所立耿耿一節，始終不渝。朝夕運甕，竹頭木屑，悉入掌舉。東籬莖柳，不忘劬勞。卓樹殊勲，弘濟斯世。功成身退，屢欲遜位。卧疾登舟，去方鎮若脫屣。非明智卓行，能與於斯乎。梅陶稱之曰：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魏武用智，傾漢夫；豈公之比哉。公之忠誠凜秋霜而貫白日，然觀晉史、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其有跋扈之心。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其有顧望之迹。登天折翼，殫血成文，動可疑懼。此中知所不屑，而謂公有是事乎。蓋

行高致毀，蘇峻之誅，庾氏愧憾，世執朝權。秉史筆者，從而誣成之耳。東坡蘇公布衣吳淝，咸辨其非。紫陽朱子表而出之，然後公之大節俟後世而不惑也。使公志行於永嘉，則二帝必不至於北狩。中原必不至於板蕩。行於咸和，則北可梟石勒，西可平李雄，不偏安於江左矣。奈何惠懷庸繆之主，成帝削弱之資，不足輔以爲也。公曾孫潛方劉裕篡勢已成，自以晉世宰輔之後，耻屈身異代。述酒荆軻等作，殆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於戲，分莫大於君臣，行莫大於忠。

皇明百家文歸卷之五十一
孝公之祖孫無愧焉。曾謂魏晉以降有斯人哉。滄邑東有公讀書臺，或少依外氏於此耳。公毋墓則好事者爲之也。公父母葬潁陽，在都昌者，意爲遠之。今憲使陳公文曜脩臺，創屋提學憲副夏公正夫名曰惜陰書院，憲副洪公萬善設祠像公于中，以公曾孫靖節先生配焉。將使後之人進而仕，退而處，景行先哲，咸庶乎斯道也。其禪世教大矣。

顏魯公祠記

喬世寧

批 歸德之祀魯公本因石幢手跡而并叙其功
德地方議論正大

顏魯公守平原功大，故祠祀平原。當時義烈然，蔡州也。乃蔡州人又祠祀焉，而琅琊祠則又以文獻故里也。歸德故無魯公祠，歸德祠則建自今御史王公君子曰：禮有以義起者也。始王公視事歸德也，問郡中故實，郡唐之宋州地也。有八關齋會報德記石幢云：記蓋顏魯公撰書在故開元廢寺中，寺自會昌詔毀而是記也。以時禁嚴，乃示毀其半，以應詔使而後刺。史崔倬者復訪其摹本，補刻焉。倬刻有善有不善，故今有顏崔之辯云。王公旣閱武歸，乃過廢寺下觀焉。

而參政喬世寧。僉事買樞。郭惟清。都指揮韓璽。從之。見所爲石幢者。柱形八面。頂如覆釜。額材製特異。兩魯公又祠翰並隄。王公曰。斯亦可謂郡中三絕矣。已乃讀其記。則宋州刺史徐向。率屬吏父老爲河南節度使。田神功建也。神功救李岑。解宋州之圍。此其德。宋州者甚大。故方其寢疾也。而宋州將吏爲作八關齋會云。乃又顧歎曰。八關者。蓋佛氏戒規也。而僧懺悔事不雅馴。不足傳于後世。學士家何以稱焉。彼獨重魯公書也。嗟乎。魯公以風節高世。乃後世徒

以其有六書之遺意。豈所謂掇華棄實者邪。宜以廢寺爲魯公祠。以表風節。且令郡中有以知魯公也。乃遂檄郡守南逢吉將事。而命世寧爲記。世寧徘徊石幢下。而愴然悲焉。曰。斯非睢陽故地邪。徃祿山之叛也。堅城守義者。惟平原睢陽耳。當其時。北招河朔。南蔽江淮。令唐不遂亡者。歟。以平原睢陽故也。今睢陽人論張許事。無不憤惋泣下者。彼獨不並念魯公邪。故曰。禮有以義起者也。乃世寧又覽魯公傳。見田神功者。蓋魯公始招起焉。是神功宋州之澤。皆魯公所

遺也。而郡祀獨闕。然湮滅不報。何哉。又見其遣使靈武。謁帝。鳳翔。又獨以忠亮。經略河北。此固以身殉天下者也。而希烈之難。成仁取義。千載高焉。統之功。亞郭李。節並張許。所謂社稷臣者。非邪。即靈武。鳳翔。與河北諸郡。皆可以忠貞報祀。寧獨歸德也。顧歸德人。獨愛護石幢。石幢舊覆以亭。亭圯。新作堂三楹。以僧徒守之。蓋稍存八關齋故事耳。會將造佛像。其中而王公至。至即設魯公主。令春秋祀焉。乃儀典則視諸張許。而題其堂曰顏魯公祠。蓋幣無費金。民不知役。而表忠顯義。施于後世。固激揚之風也。今而後郡中知魯公矣。魯公嘗爲御史。而王公亦以御史巡察。其嘉尚若此。此其志蓋深有合也。公名楠。山東德州人。嘉靖三十年五月望日。舉祠事。六月朔日記。

張中丞廟記

批論張中丞神佑如泉之滌源源而來就事極巧

張中丞何神也。唐睢陽守張公廵也。公當天寶亂。城守以死。且曰。當爲厲殺賊。史稱其有保障江淮之功。宋南渡後。民結社備虜寇者。在在作公祠。以倡忠義。

祠必厲狀。謂之公志。錫山之祠。豈亦創于其時邪。說者謂宋異人盧至柔者。於此得泉井。而施民以療疾。疫遂祠公泉上。俾汲必告。以鎮民譁。然以泉故禱者。曰衆。其祠視他郡特盛。蓋自始祠迄皇明景泰。凡若干年矣。而耆老有行義者。議曰。祠必有祀。祀弗在。典猶弗祀也。乃以上請。得春秋祭。著爲令。若干年。成化某甲子。議者又曰。祀有典矣。而祠以厲附他廟。弗經弗專。乃卜其東爲今廟。君子曰。是近於義。廟成。貌公于堂。以人易厲。衣冠惟時。主書其官。祝如之。榜

亦如之。君子曰。是近於禮。夫民祠公。有報有祈。而禦灾捍患。無一日不望於公。初何假夫泉哉。然泉之利甚博。收而幕則滯。勿幕則泛。勢必有主者。而惟公是歸。則公之得於人者。亦於是乎徵。觀一邑而江淮之南。皆可知也。氓之無知。誣公以厲。誕且恠。然厲乎由民。弗厲由民。民求公殊。而公之爲民佑者。譬是之茲泉。或泥或甃。而水固無不在也。黜乎厲以從其初。如是爲義。如是爲禮。如泉之滌。則源源而來。以是求公。公必享之。故泉不必廢也。廟與貌。不可不正也。吾於斯

舉有取焉。昔狄梁公毀淫祠於南方，所存者四，其一
伍員，公之忠於員遠矣，而祀由禮義，其將與茲泉始
終乎。是爲記。

裴晉公祠記

邵寶

批晉公於許一戾止耳，而民眷戀如豆之平淮而之碑，乃
批為忌者所仆，是非之在民心者，比於朝廷為公矣。

郟城西北五十里有鎮曰裴城，唐丞相晉國公討淮
西時，嘗視師於此，後人因以公姓命其城。又以命其
鎮。鎮之中故有晉公祠，不知其所創始。蓋民之私祀，
析豐襍沴，徃徃即焉。然非典也。吏罔攸司，葺不葺，惟

民歲久且敝，比寶來守許，行縣道祠下，慨然感之，乃
勸其鎮之民，其稍爲完脩，建額于門，設主於堂，舊者
以新，陋者以雅，有所瞻焉。又請于巡撫都御史徐公，
暨藩臬諸公，歲役一人，俾繼守勿壞，且爲定私祀期，
式主以鄉民耆老有行義者，而記其事于石。某按韓
碑元和十二年八月丞相某至師，十月丞相某入蔡，
然則公駐茲地，僅兩月耳，非有居守撫治之勤，而民
之敬愛，一至於此，豈公求民，民有私於公哉。誠于國
故在在而感，仁於人故在在而孚，其車服所臨，節鉞

所指。當有不言而喻者矣。然方是時。獻俘于朝。立石記功。卒爲忌者所中。至有斲碑之舉。抑不知碑可斲。而其感孚於人者不可忘也。不然一戾止之間。而城曰裴。鎮亦曰裴。且祠焉。至于今者。亦獨何哉。由此觀之。則是非之在民者。公於在國。其在後世者。公於在當時。此理之固然。無足怪也。寶獨念公之在師。與賊壘相距。曾不數舍。而從容暇豫。若無事焉。一時諸從事。方且談笑爲樂。至形之詩咏。則公素定之志。夙成之謀。優爲之才。大受之量。皆於是乎見之。夫惟素也。

故不可動。惟夙也。故不可撓。惟優也。故不可克。惟大也。故不可測。是其克成厥功。蓋有不偶然者。故凡有志經世之士。莫不以公爲望。烏乎。民懷其恩。士服其德。立於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身其地者。如見其人焉。寶知是祠之不朽也。寶知是祠之不朽也。於是乎記而復系之。以迎送神辭。使歌于享。辭曰。公將降兮。茲城橫風雲兮。揚靈繁歌舞兮。在庭去千秋兮。公如有情。蠲我俎兮。旨我觥。公奄去兮。何鄉。焱遠駕兮。八荒。佇城阜兮。徬徨。裴之城兮。召之崇。後千秋兮。

不忘。

邠州文正公祠記

批毀邪崇正可以風矣

宋慶曆間夏人南侵疆場日聳民用弗仰于野時文正公仲淹知邠州揚武布德夷夏龍言服夏人至以龍圖老子稱之而不以名是豈唯翼蔽一州而已即中原之地恃公之有兵甲焉夫公實内存先憂後樂之心而貧賤富貴毀譽欣戚又忘于外况諸勝敗之形無不慎焉故君則為社稷之衛出則為邊陲之鎮亦

其所也先是邠人思公不忘建祠以脩厥祀而猶儉陋嘉靖壬午春叅政潘子墳行郡而省之曰是惡足以寧神居乎會州女祟繼作木妖憑之而為言鄉人謀聚材為廟以訛民俗潘子悉杖之女勒而配諸良材籍而歸于官妖是以息州又有東嶽行祠厥宇頗侈而非祀典之正潘子亦毀之將併其材以廣公祠乃請于巡撫御史大夫王珣曰文正公常歷知邠慶羅三州咸茂建功德慶之祠美矣邠乃弗稱而耀復闕是以君子有遺憾焉並圖之而後可也潘子皇皇

焉先下令于糴。俾改諸佛宮而爲之。至是邠祠亦落于成。噲焉改觀。龍曰：天下之治在乎風之而已矣。古之言治者孰有大于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孔子而下宜莫如孟子。猶夫孔子之言也。而何取于風若是乎。蓋風有聲而無形。形有至有不至。聲則無不至。惟無不至而後謂之至也。是故土囊決而氣噫焉。天機至而籟鳴焉。其感于物。鬱則解。蟄則蘇。慘則融。瀉則阜。醒則祈。煩則滌。晦則章。什則興。疆則靡。風之州大矣哉。風以動之。天之所以齊物。樹之風聲。君子所以興治。其極一

而已。今夫謳者所處。則人皆謳。歌者所處。則人皆歌。所感故也。况國之風聲。典常以率之。禮義以導之。文物以宣之。名器以昭之。其誰不聞而興起乎。是故式商容之間者。周俗丕變。封王蠲之墓者。燕士用命。不可誣也。夫何彰善之響。旣息。振德之韻。又微。斯日下矣。是舉也。黜邪而翼正。尊賢而訓俗。美哉洋洋乎。其風也哉。庶幾士迪其行乎。官箴其闕乎。民不惑于非乎。而蔑無不至矣。夫邠周之遺風。實在。抑不敏。充有責焉。則上以風化。下以風從。油油然續二南之風者。

其能不跂以望邪。故于是乎特書之。

定州韓魏公祠堂記

李東陽

批

弘德文章之盛皆長沙李公倡之定州蜀山二記瞻而不冗質而不俚雅稱臺閣體製

定州之有韓魏公祠舊矣。蓋公帥于慶曆，卒于熙寧。至元豐間，州始建祠于學之西偏，塑公像而神事之。韓康伯、呂申公繼帥，每釋奠孔子廟，畢必率僚屬弟子置祝設幣，奠諸祠下。後數年，知安喜縣衝規詢公遺事三十條，繪于祠之廡間。公子忠彥繼帥，遂成之。元祐間，從學正呂通等二十人奏，以廟額載諸祀典。

逮于勝國，亦頗因之。歲久祠壞，有司莫能治。成化甲辰，知州裴侯泰建于孔子廟東，為堂四楹，高亢疏達，復出前度以歲春秋脩祀事。學正吳經等遣諸生走京師，請予記。初，公為帥時，定州兵恃功作怨，欲謀于城下。公用軍法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戰則賻恤其家，京師遣卒戍保州，道路喧擾，公悉留不遣，以素教者代之。行歲凶，河決，公責隄防材用，司農又出金幣使民均售，民愈急，公給廩振乏，且分舍鑪粥活饑民七百萬。於是訓兵勸農，置學建師，而定乃大治。當

時西北多事。始詔魏公鎮定。並用儒師。定之帥領。定保深祁四州。廣信安渠順安永寧四縣。而定實居之。民之德公者尤深。故雖閱代。歷世而君子之澤終不可喧也。然則堂而祠之。以附于禦災捍患。勤事定國之典。亦惡可少哉。噫。才之在天下。何其難也。幹力宣化之能。授之大任。輒撓揀折。昂而不能舉。廟廊經濟之器。而親民社。領錢穀。其於燭照數計之細。或有遺焉。故黃霸在潁川。治行最天下。而名以相損。蔣琬為廣都不治。諸葛武侯以為非百里才。魏公治州鎮德。

教滂洽。政令畢舉。及佐天子。安社稷。危疑嫌隙。交乎其前。擔負調訟。不動聲氣。而天下定。詩不云乎。左之左之。君子有之。右之右之。君子宜之。非公之賢。其孰能與於此。天下之名賢碩輔。必關乎氣運。宋固多賢。程子獨稱公焉。間氣是其靈在天下。固有不隨死而亡者。英廟之配。昭勲之像。特一代之著耳。若其所統之故地。所馭之遺民。感慕尊奉。出乎其心者。公之歆饗昭格。亦能已于茲邪。公嘗知魏州。魏亦有祠。司馬文正公為記。稱狄梁之祠。記出李邕。馮宿以為愧。

東陽何人而敢爲公役乎。裴侯勤民有惠在州景仰先哲乃於心之同然者是不可以不記。

蜀山蘇公祠堂記

李東陽

批

常州宜興之荆溪有蜀山本獨山也志稱蘇文忠公與蔣學士之竒同舉進士買田卜築于茲山之麓於是易獨爲蜀按爾雅山獨者皆爲蜀志又稱愛其名而居之者理則然也公嘗欲作亭種橘預名曰楚頌後上表乞居常及歸自嶺南卒于州邸其弟文定公

以其喪去葬于頌上其家亦不復至常當是時蓋有所謂東坡書院者尋燬廢越七十年郡守臯子健擇州學旁地建祠祀公元僧敏機因山爲祠爲之居守臯公武徐一壘皆有記今常州祠尚存而蜀山祠廢已久弘治庚申縣人沈公暉自南京工部侍郎致仕歸以告巡撫都御史彭公禮巡按御史王君憲暨知府連君盛知縣王君鏗僉議既協銀躬訪遺址悉爲居民所據贖而歸之得地三千餘畝一時好義者爭割田山捐金帛以益之士人吳綸輩鳩材督工國子

生王永實相其役經始于辛酉之四月至十二月而成爲堂六楹。肖公像其中。寢稱之爲左右二亭。刻公楚頌帖及諸詩詞。一刻興造之碑。東西廡及門各四楹。廳館庖廡諸室爲楹者以十數。其外則甃石爲周垣二百餘丈。視州祠深廣略稱而偉麗過之矣。旣乃用表忠觀故事。命道士謝允昂居之。歲奉祀焉。夫天下之論名臣碩輔者。或原于嶽降。或歸之地靈。文章氣節。亦以爲得江山之助固也。及乎遐陬僻壤。一丘一壑。或有所憑藉。亦足以不朽于世。是所謂人與地

者。恒相須以顯而亦不能不相爲重輕。若君子去父母之道。則遲遲其行。越在他國。則觸物感事。懷思顧戀而不能已。是蓋存乎人而物不與焉。會稽之東山。以謝傳名。其在金陵亦築土以象之。天下之爲東山者何限。而非其人莫之名也。公之自蜀入洛。隱然重京師。父子兄弟之名遂擅天下。則公乃天下之人。俗傳三蘇生而眉山之草木皆枯者妄也。及其流離貶竄。不能其鄉。卜居茲山。託名以寄意。潁之山名曰峩眉者亦此義耳。後雖其體魄在潁。而魂氣之無不之

者。安知不徘徊眷戀于茲山也邪。且公所謂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將流行充塞于天地間。而况其經過寄遇之地哉。公之文章氣節。天下莫不尊之。是雖不得與于天下之祭。揆之鄉先生社祭之義。有過而無不及。獨山之為蜀也。其社之類乎。然則是祠之設。固耆民俊士。衣冠俎豆。所宜周旋而傾注焉者也。夫使文章不如公。氣節不如公。則蜀之王萬亦嘗榜鄭邸為蜀舍。而朱俊民劉跂為之記銘。然亦不顯東陽楚人而燕產。掌因贈太師徐文靖公之約買田茲

鄉。而遽罹家難。竟莫之遂。工部以其迹頗相類。而不知其文之弗稱也。請為記祠事之成。予於是亦誠有感焉。因楚語作迎送神辭。其亦橘頌之遺意也。夫其辭曰。橘之樹兮如蓬。鬱青蔥兮間玲瓏。彼亭兮在中。信吳邦兮楚風。橘之樹兮如蓋。采芳鮮兮薦其脆。我公兮來歸。神陟降兮如在。公之樹兮荒萊。公之亭兮但空苔。植我兮構我。望游魂兮歸來。公歸來兮恍不可以見。渺惆悵兮悠哉。荆之土兮如酥。荆之米兮如珠。山有茶兮溪有魚。坐不足兮沒有餘。公去此

兮何居。楚之調兮，歛歛蜀之山兮。盤紆神往，復兮無定所。聊為此兮，踟躕生不爲世所容兮。沒將恣其所如。鑿余井而得泉兮，又安窮其所於。彼亭常存兮，樹常實。持以薦公兮，願少留乎須臾。

懷坡亭記

喬世寧

孫權宮庾亮樓俱蕪沒沙莽而獨九曲亭以批懷坡議復文有感慨

亭在武昌縣郭外西山之麓，初名九曲亭。蓋宋蘇子瞻謫黃時作也。其弟子由爲之記，記與赤壁賦並傳。而亭廢久矣。亭旁故有孫權宮，又有試劍石。又東有

庾公樓，皆三國時故蹟也。曩余泛舟武昌，登盤龍磯以望西山，則見長江蜿蜒，誕誕而來，兩峰秀結，嘉樹鬱蒼，雲氣冉冉，墮山水間。令人意興超忽，未嘗不想昔遊之勝。而歎九曲之蕪也。今年蜀人劉子起，宗自諫院落職，量移武昌推官。旣行，縣至武昌，則數遊西山。因讀子由記，乃始知九州所在，謂高賢名跡不可令湮滅無聞也。乃議復亭焉。而武昌人好事者曰：嚴漢節又出貲佐之。亭旣成，劉子觀之，慨然興懷焉。曰：予與子瞻皆蜀產也。又皆以侍從謫此，况其所遊覽

故蹟也。予故慨然興懷焉。遂改題曰懷坡亭。而謂同年友喬子曰：子于起宗為異姓子，由子宜為懷坡亭記。喬子曰：子之懷坡也，或以出處升沉者同也。然感遇者跡也，憂樂者情也。子之情則與東坡子異矣。往東坡子謫黃也，蓋以詩受禍云。當其時雖放浪江山，橫睨宇宙，而傷說畏譏，意不能無隱憂云。今子偶以言事外謫，未幾即量移武昌。今又遷南工部主事，行且召子矣。子之訪九曲也，真可謂達觀曠跡，翛然自樂矣。非復寬愁釋怨，諧世遣時者比也。故曰子之情

則與東坡子異矣。或曰：劉子是舉也，章表故聞思覲前詰，厚之道也。若是則孫氏宮試，劍石庾公樓，皆可繫今昔之懷。昭是非之鑑，乃劉子若未嘗聞者何也。蓋重夫文章節義之士也。重文章節義之士，故表其亭。想見其人，不然亭與孫氏宮試，劍石庾公樓俱蕪沒沙莽間，誰復知者。此謂亭以人傳，而劉子之懷坡，蓋非以出處升沉故也。劉子好古文辭，而又以直聲動海內，人以爲今之子瞻也。故其所嘉尚若此云。亭作于嘉靖二十八年夏六月，秋八月望日記。

重修文山祠記

王守仁

批忠義或流為客氣而崇尚或出於慕名勸中
批無中生有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
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爲新多缺陋
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
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爲風化
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
再踰月而工萃此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
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並起其

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
記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推其類猶知敬慕
而况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况其鄉之
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况其土之官乎然而鄉
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三公之沒今且三
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聞公之
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隆激而為氣節氣節之弊流而
為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爲而爲固公所謂成仁取義
者矣其次有所爲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

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冒婣褊驚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爲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欲備而論之。以勗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克之。公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

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已。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脩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奸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吾固備而論之。以勗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脩公之祠而務修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葺令茲邑。睹公祠之圯。

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
弊而未能悉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舉之有
成也。推其媿心之言而爲之記。

忠義祠記

黃鞏

批意有含蓄文有精采

延平故南劍郡城之東隅。漢閩越王無諸行祠在焉。
正德己卯。泰和歐陽君鐸由夏官正郎來爲郡伯。越
明年。旣布民政。齊民心。乃正神祀。改行祠爲忠義祠。
以祀宋丞相文信公。配以趙太監時賞。陳少卿龍復。

劉寺簿沐呂總轄武林檢院瑋。何提刑時授事。狀使
者屬記鞏。踰伏民畝。發狀驚嘆曰。茲文山先生文信
公也。深願執鞭。乃今得附姓名。容非幸歟。按德祐勤
王詔至。公以提刑赴兵入衛。明年如元軍。伯顏執之
北去。至鎮江。亡入真州。帝北去。益王即位于福安。公
浮海由温州達行朝。除右丞相。以與陳宜中異意。不
拜。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開府南劍。經略江西。
六人者皆隸幕下。叅謀募兵得數千。復邵武。復梅州。
復會昌。敗元兵于粵都。遂圍贛。爲元兵所襲。趨循州。

入潮州至海豐為張弘範所執宋尋亡公亦竟入燕
以死矣南劍殆睢陽然固忠臣一旅效節之地斯祠
所為立也祠及六人故名忠義嗚呼忠義人世之大
閑也天地所以奠位綱常所以植立然而往往不足
傾危之濟殆有說焉和扁良醫也謀醫者庸之而別
用其良顧庸醫也彼以人試我以國試比勢亟雖有
良奚施哉昔紂良費中惡來三仁無救幽王良虢石
父周逖東自古庸君暗主所托為腹心者固自謂君
子不知非君子也至大壞然後君子者出以當國難

斯其無所濟也熙豐而降始誤于學術之偏繼壞于
群邪之盪扇始付君子而藥無專功迨端平再詔恢
復啓釁召禍則症已不治無待識者已知其不濟矣
公猶號召諸人激以必死嘗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
無不用醫藥之理此公之心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此公所謂成仁取義無愧者也六人者抑有感而興
與公京師吉安溫州諸處皆有祠延平之祠自郡伯
始固願慕之素亦感發人心第一義也主是議者巡
按沈公灼大叅宋公冕憲副胡公鐸黃公昭而任成

皇朝百家文苑卷之五十一
于郡伯節推陳君韶贊焉

唐石墓田記

鄭善夫

批

正德十一年春巡按監察御史胡公文靜肇置朱晦翁墓田于建陽崇正學也墓在縣西唐石大林谷九頃峯下先時考亭九世孫洵澗哀田若干與唐石居守者用釐歲事守者易代而困田弗資且變歲事不備又凡幾易代弗復也子朱氏道在人人之心有羨弗復謂之右文邪語曰不肖者廢之賢者興之公至

亟用惕然下令有司處田若干畝畀守者率時祀歲正輸公賦若干其令有司不得備焉用是歲有積可亡困官可亡變積贏可備物用是祀無爽于時無弗備于器而凡琬垣地捐無弗佗佗然葺也黍稷既登百籩既盈犧苴咩咩有禘有翼於戲子朱氏之道如是乎光哉凡祀有公田世不廢者惟孔氏之徒與釋老為然然釋老乃愚夫愚婦出以徼福有司備之不少貸而賢者每斥而廢之且欲廬其居火其書而屏其道乃爾豈錄其孫子躋其有事貸其傭番百代有

崇而無殺。如子朱氏者。正邪之辨。顧若是縣哉。胡公政於閩。首役念於其林墓。君子曰。見人心矣。考亭十幾世孫烜。一日走輿情於少谷。請記其槩。貞諸珉。以無忘公崇正之休。十一月初吉。晉安鄭善夫記。

象廟記

王守仁

批始言祀象為舜。又言象既見化於舜。澤加於民而民懷之。回護委曲。精思卓冠古今。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

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謂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曰為子則不孝。曰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鰲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

之遠也。且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曰孝。烝烝。又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曰。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曰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始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曰。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曰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曰改。而君子之脩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曰化之也。

無極名宦祠記

陸鈺

批論建祠而後以兩之休徵結之卓越拘羣之見
曲阜郭侯允禮令無極三年政恪民熙禮文咸秩迺

公暇覽乘圖閱史志慨然嘆曰無極畿輔邑也道化莫先焉吏績之循良士民之賢哲美哉遐乎彬彬然盛矣古所謂禦災捍患以死勤事與鄉先生沒而祀于社者可謂無其人乎百世之下惟是考德觀政吾蒞茲土而弗舉厥祀不敢以寧君遂詣學宮陳師生進邑民之耆俊而謀之僉曰茲盛舉也惟我侯克圖敢不竭方從事維時督學監察御史王公應鵬黜滯崇雅多所肇興侯博訪集議得可正祀者自是說之而下五人爲名宦甄琛而下五人爲鄉賢請于公許之侯先撤文昌祠葺黌舍創社學至是鳩餘材建于學宮隙地以嘉靖甲申某月經始某月落成列享奠次悉侯所更定旣而具書遣二庠生來請余記二生曰無極創邑百餘年是祠曠廢今徵侯將遂泯焉願書以示永求余曰邑有廢祀有司青也胡先侯而令者類弗知重且急哉神之顯晦存乎遇禮之舉墜存乎時侯逢其會矣二生曰否吾見昔之令也皇皇焉日惟進取爲慮以傳舍視官府以奔走期會爲課最有告之曠典輒諉曰非吾一人之力能爲而亦非一

人責也。我侯直毅然當之。若無足為者。余曰：天下事
臣仍易。創造難。故有其志。才不克焉。不可也。有其才
志不副焉。不可也。侯其並優耶。二生曰：然。吾邑素凋
敝。自侯來。百廢振飭。是舉也。官不匱于費。民不慳于
力。衆樂成之。余曰：神民之主也。古人有是言。天民和
而神降之福。謂先成其民。後致力於神也。侯。六知道
乎。二生曰：然。邑自春不雨。小民嗷嗷。祠方告成。而大
雨如注。或者神之應與。余曰：天道遠。人事近。即近徵
遠。可以觀侯之政矣。夫靡神不舉。宣王以禦旱也。索
鬼與神。周禮以救荒也。彼淫厲弗祀。猶足以干天和。
致災氛。古之人必急圖焉。况崇德報功。為邑大祀乎。
廢之于百年。舉之于一旦。民心協而神意孚。歡欣交
通。茲天之所以雨也。而侯之精誠實意。亦感格乎其
間矣。雖然。自祠之創也。四方之士來仕茲邑。瞻拜登
降。政有式以脩其良。將推而惠澤其邑民。邑之士游
歌俯仰。德有勸以底于成。將出而惠澤四方之民。得
無似茲雨與。二生再拜稽首。謝曰：至哉言乎。斯我侯
建祠之意也。遂書以記。

陝西固原州新建總制秦公祠堂記 王九思

批叙事宛委可愛結效左氏

戶部尚書山東秦公弘治中嘗總制陝西三邊而固原乃其開府之地。公去二十餘年而嘉靖乙酉冬邊人思公不置欲立祠固原祀公。于是監生馬文輝以其邊人之意呈于總制。今太師邃庵先生楊公公以命于兵備按察副使桑君溥。桑君卜地得州城之南二畝許。坐震而允。蓋經營踰年而祠堂告成。堂凡三楹。重門中伉周垣。孔峻而堂之正位。則秦公之像設

具焉。脩髯廣輔。袍笏儼然。于是士民商賈遠邇之戍卒。聞風奔走。瞻拜祠下。舉欣欣焉。若公之復蒞于茲土也。蓋二十餘年。所以思公者。至是始大慰。無或歎矣。桑公以爲公之德無窮。祠則或有時圯。乃遣使告九思曰。子其記之。刻諸石以告來者。庶幾嗣而慕之以永邊人之思乎。此固帝師邃庵公之意。而溥奉之以周旋者也。九思曰。子爲兒時。父老稱說西安知府秦公古循良。茂以加焉。及公總制三邊。而是時九思承乏翰林。嘉謀偉績。于鄉人之傳報者。爲多。正德初

預修敬皇帝實錄同列為公傳會肇寺其心于公故于公之邊績未敢盡述焉而九思于是未嘗不扼腕憤恨也乃今得以執筆記公祠是豈徒邊人之慰也實九思者之大願遂矣蓋公之在邊者三年其始總制固原諸路軍務其年弘治辛酉冬也明年壬戌春正月其涼諸路備禦官軍以連年資乏告乞休息鎮守武安侯鄭英執不可以為虜猶在套也公曰草枯馬瘠虜必不至既而果不至所省芻餉殆不可計公以備邊之策惟戰與守於是推演古法造兵車造火噐已乃脩豫望城修石碇口修雙峰臺三城又于金佛碇海子口七堡甃石為垣裹鐵為門凡城與堡皆以絕虜道衛居民焉而公于是年夏復受勅總制三邊云乃命三邊與其腹裏修城堡關隘以處計萬肆千二百九剷崖以里計三千七百餘然是時固原之地城市煙火甚荒稀而貧也公乃拓其外城奏移批驗所鹽物于此自是商賈雲集物貨流通人有貿易之利官得經費之資公曰富矣然教不可以不興也于是脩孔廟廣學校詩書之化人才彬彬焉相繼出

矣。其後遂庵公至見而歎息焉。以為秦公文吏即古名將。其又何以過之。故于邊人之請為亟諾以行。繼遂庵公至者兵部尚書荆山王公也。于新祠之建成而落之。殊切景慕。故桑君于是得以行其志焉。九思則曰。踵韓范之跡者秦公也。休休焉善如已出者遂庵公也。仰止鄉先生者荆山王公也。按察桑君勇于行義。其舉風憲之職者乎。是則皆可書也。秦公諱紘字某。山東單縣人。起家進士為御史知府布政使都御史侍郎。以至尚書。其孤忠大節。具載家傳。茲不參著。著其在邊人者。使其歲時展祀之餘。止而誦焉。以慕公于世世云。

崇正祠記

陸鉞

批常調中翻出新奇之句

濟南城東北十餘里孤峰嶽立。峩然而蒼翠者為華不注山。山陽峻宇繚垣鬱然而盤亘者為華陽宮。宮據山為勝。泉深而谷幽。幡幢鼓鍾震耀林壑。過者相顧嘆惜曰。秀靈融結之地。明神弗悞。而淫瀆其祀。曷表勝觀。以式邦人。嘉靖壬辰。詔天下毀淫祠。於是

有司議毀華陽。值都臺靜菴袁公巡撫山東。釐革庶政。爰秩祀典。廼進藩臬楊君守禮。屠君僑。輩謀曰。祀淫匪。彛毀成匪儉。匪彛典將廢。匪儉民將戕。蓋存舊而新之。以正易淫。傳曰。先成其民。後致力于神。如之何。維時。巡按御史蔣荏方公。稽古禮文。則復進諸大夫。謂曰。祀欲正。報欲隆。舉欲不費。慎之哉。武不敏。從諸大夫後。廼退而言曰。余嘗登華不注。有遺慨焉。逢三父之忠。備焉烈矣。閔子騫之孝。醇焉至矣。華泉取飲。脫君虎喙。茲非其地乎。而費之廟食。幾為華陽之墟矣。余安得已于慨邪。余聞古之君子。生于其鄉。則社祀。勞于其地。則邦祀。死于其土。則墓祀。是故社祀以昭靈也。邦祀以徵勞也。墓祀以寧魄也。思不忘故也。故祠之言思也。過畫邑者必思蠟。入孝堂者必思巨。登華不注而不吊。逢閔二公。如忠臣孝子之思何。諸大夫曰。祀以崇報。報以立勸。忠孝臣子之大防也。勸斯至矣。余乃復起而言曰。明興百五十餘年。士大夫以宦業鳴東土。與鄉先生沒而祀于社者。何可勝紀。然不曰有功德。蓋六郡譽望超一鄉者乎。是故

是月有...

名宦自鐵公鉉而下吾得二十一人焉鄉賢自黃公

福而下吾得十有九人焉雖專祀一方奚其愧諸大

夫曰禮以義起義協則禮稱數君子逢閔之徒也可合

以祠矣余廼具請于兩臺兩臺咸報議可遂勅華陽為

崇正祠頽者起之腐者新之有堂有門有廡有亭有

庖有漏有龕有座其外固以周垣表以石楔通以津

梁引以川原規制厥煥觀瞻維肅其祀則逢閔二公

居于中 國朝諸君子並列左右春秋歲祀著為令

云君子曰闡靈據勝得其地抑邪扶正合乎經存舊

為新節乎費舉逸修曠飭乎典景賢勵俗出乎教一

事而庶美備焉弗述將泯焉已乎。鉉無能為役姑識

其始末而系之銘華山巖巖華水湯湯靈氣磅礴明

神是藏翼翼新祠誰其作之顯顯中丞允維度之曰

昔華陽龍宮赫奕彼淫弗剪正氣斯蝕正氣維何為

忠焉孝嶽峙川流日星同耀忠不避難孝亦底豫挺

挺哲人為世砥礪坎其擊鼓俎豆肅雍神之降止居

歆既同百爾君子有君有父式瞻永懷彛倫罔斁

昭賢祠記

崔鉉

批此叙劉公不用於生前而賢昭於既沒然君子盡其在我而已毀譽不計也議論正大

弘治庚戌春太子太保劉公卒于仁孝里冬葬劉文和公已里人立公祠嘉靖癸未秋諫臣劉氏祺請祠名。皇上錫號曰昭賢命有司歲祭又三年文和公季子太常少卿銑告其事于銑銑乃太息而言曰世易而哲佞昭論定而毀譽真道昌而榮辱泯昔者公事憲皇議大喪而正母紀折變謀而消子禍直行無顧秉心不疑在端揆者惟公而已而讒嫉肆作甚者構惡於群小假威於邏卒卒嚇公去位而彼得竊行。傳曰人之彥聖惡之而違之伴不通嗟乎其斯人之謂與。孝皇嗣位放群奸于裔召大老于野遠貨重賢振頽解結宜端揆者惟公而已而忘公者過不以聞公亦已矣夫語曰竊位者知賢而不與立也嗟乎其斯人之謂與。正德以來世識公賢士式其節史辯其誣諫官請祀。天子表名彼斯人者有一于是乎。夫忠以宜臣非市寵也。正以裨身非高人也。公以宅心非飾事也。若夫上有信惑人有依違政有升貶動有敏遲吾惟誠居而宜施之他何容心焉。故君子

者立則無附。行則無隕。身屈可也。其道不可抑。跡毀可也。其名不可奪。秩削可也。其心不可回。是故意遠而風廣矣。

栢臺遺愛記

朱應登

批意平詞儻

巡撫雲南大都憲弘齋洪公既膺簡命進南京大理卿將行矣。滇之耆庶日詣臺下請留。已而知其不可留也。迺相謂曰。公毋去滇。公當去滇。嗟我小民孰且全。於是滇之學士大夫曰。民之愛矣。又相與爲詩文。

以歌頌公。公退然不居也。謂應登曰。巡撫何愛可遺邪。應登曰。不然。夫善爲治者平其政。不悅其民。善言道者行其身。不干其譽。是故民不悅而自懷者誠之積也。譽不干而自集者信之孚也。夫民情喜怒哀怨愛憎罔不與上應。譬之於草木。其發榮長育罔不與地力應也。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夫謂應之者其心願也。違之者其心不願也。世焉有不願其心而能獲其應者乎。公來滇既二年。行慎而諭令嚴而不激。可謂能

平其政矣。履道坦坦，求福不回，可謂能反其是身矣。故能平其政，則為仁。民之怨懟失實，不愛其上者，無有也。能反其身，則為誠。民之詭隨無常，不信其上者，無有也。仁誠並進，必不妄說人，不違道以干譽，則為禮。民之好尚凌絕，不順其上者，無有也。由斯道行，則民仁愛我，誠信我，禮順我，皆其應也。焉有忍於其去，而謂其慈戀者，皆可以偽為哉。此可以知遺愛矣。昔召公治南國，國人愛之，及其終，迺作甘棠之詩。夫古之君子，其為政也，恩結于民心，光于王室，其終也，百世頌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而况及其身乎。即公雖惴惴不自，最而湏之者，庶則人人知愛矣。奈何辭而避之邪。吾聞大理民之司命也。今世偽日滋，人多覆德，以奸于瀆，然非其性也。公能由斯道行，則遺愛之在，留都將不啻於湏矣。應登職忝文業，異日倘有開當，復為公頌之。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甲戌

王守仁

批因立學修學而責士之自立自修意新義正
應天京兆也。其學為東南教本。國初以為太學。洪武

辛酉始改創焉。再脩於宣德之巳酉。自是而後。浸以
敝圯。正德壬申。府尹張公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遷
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焉。尹乃克易朽與頽。大完
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欄若干。楹於櫺星
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
之廢。一旦脩舉。煥然改觀。師模士氣亦皆鼓動。興起
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
人。撰叙二公之績。徵予文爲記。予旣不獲辭。則謂之
曰。多師多士。若之二公。修學之爲功夫。亦知自脩其

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
儀物。具其廩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
也。緝其弊壞。新其污漫。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
者之脩學也。而非士之脩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爲聖
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
仁以爲之宅。義以爲之路。禮以爲之門。廉耻以爲之垣。牆。六經
以爲之戶牖。四子以爲之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
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
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取士。

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學之弗立有國者之
缺也弗脩焉有司之責也立矣脩矣而居其地者弗
立弗脩是師之咎士之耻也二公之修學既盡有司
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以遠於咎耻
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
牆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
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
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北基
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為奸是學校之為萃淵藪也
則是朝廷立之而為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為士
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為晉善之地豪傑俊偉先
後相望其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
不屑於言者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
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重脩六合縣學記 乙亥

王守仁

批就事翻出一段議論何等光偉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
覩也故廢日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琨氏既和

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興徐丙氏來就
地舍。日夜砥新厥土。尹因謂曰。子為我造土而講肄
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
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間相謂曰。學諭方
急訓吾子弟。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
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
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
民尚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
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為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

義捐金。既費其財。又盡其力。丙與一二僚請無妨教
事。以敦民間。相謂曰。尹不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
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
是耆民王彰陳謨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
尹。尹喜曰。吾民尚義如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
張君適至。聞其事而嘉之。衆益趨以勸。十月辛卯。尹
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襄訓導。某典史某察其勤
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厨庫前為戟門。又
前為櫺星門。又前為泮宮坊。皆以石。殿後為明倫堂。

為東西齋。又後為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為三廡以宅三師。前區三圃。圃前為名宦祠。又前為鄉賢祠。又前為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為致齋所。又右為饌房。又右為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為宰牲所。又前為六號。凡為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告畢。後未逾時也。閭閻之民尚或未知其興作。聞而來聚觀者。皆相顧嘆愕。以為是何神速爾。是何井井爾。煥煥爾。庠生某撰考其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

奉國。鞭笞累繫不能得。則反讐視。今縣尹學諭一言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為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為天下之為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錐。靳舉手投足。寧殆其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十百金。効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為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為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於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已之財。勞已之力。以赴上之所欲為。士秀於民而志於道。修其明德。親民

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論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爲之一變。使由此日進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爲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于六合之士邪。將又不在于六合之士邪。

畧陽縣遷建廟學記

何景明

批叙事議論無忝於李太白矣

正德己卯春。余董學事由徽州入峽。浮白水江。下畧陽。視其城中。卑江水西來衝之。多激流迅湍。欹圻崩圯。而學宮正居其卑。夏縣書報江溢大水。城陷。學宮悉沒。副使寧波呂君克中時按治關南。廼行縣躬詣其地。剔視之。則堂壇墊爲沮洳。殿廡盪於沙石矣。遂集衆謀曰。茲地卑甚。不可復。即復終能免患邪。於是使同知何子奇率學官張誦諸生羅江。劉儀等改卜。相其利宜。圖惟久遠。獲地於縣治之北。抗敞可宮。考兆曰吉。僉謨畢。諸君乃擇委漢中衛知事金坡治其工。又發贖金三百餘付之。坡程諸匠作鑿石伐材。拓

荒闕穢經始于庚辰夏五月又五越月而訖其後凡
為宮室殿五楹廡東西各八楹戟門三楹櫺星門三
楹鄉賢名宦祠各一楹堂三楹齋東西各三楹儀門
三楹學門三楹東西號舍各十一楹其餘牲所神厨
廩庫咸備右高為廟左下為學崇卑就列嚮背因形
榘題約制輪奐飭觀聖靈既妥賢才斯萃惟君思創
樂成猷厥終始乃令教諭李崇實狀列其事請紀諸
石按志云畧陽地自漢歷唐宋為沔州隸興元府元
始徙州治于鐸水改畧陽為縣隸之至正十年縣令

李舜臣建學于縣治北國朝改沔州為縣與畧陽
俱隸漢中府洪武四年縣丞葉禮徙學于縣治東北
正統十三年大水學宮壞教諭譚志學修之成化四
年又大水學宮又壞知縣李鑑修之坡之開此地也
掘土得古碑視其記實李舜臣徙學故地也蓋自葉
禮改徙之後迄今凡三遭大水而後徙徙地仍復其
故云豈非得數哉夫畧陽為古羗氏之域至文王行
江漢之化其風氣已開文命漸被矣矧由數代以及
我明立學崇教之盛則習俗移易其何已乎然百餘

年來人物聲名尚非駟顯豈以偏處梁雍之間乎亦由屢兵存殄後繁生鮮而士不得以隆其業也呂君之蒞關南拊循其民簡練其卒厚農薄歛芟寇清刑然後興廢舉墜脩學敦教獎官師勵人士以行其政教焉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余于關南庶其見之昔文翁興教相如焉師蜀之有學蓋肇於此今茲之建是宅阜隆以降湍悍構造維新地復其舊天相人協理臻勢會肆寧厥居是惟求觀俾俎豆之事表行西南茲誦之音流于漢沔文翁豈專美耶後世必有考略陽之學究其文物所從來者矣則呂君功德何可以弗著哉何可以弗著哉

潼關衛脩學記

王維禎

批發揮衛學字字珠璣

潼關衛學初正統四年建夫衛肆武而置學焉蓋歛才敷教俾之親上嚴長之義明已乃講干戈戰陣之事則化濡兵強故學名論文而實武之裨也學故在衛東成化十年以避水患徙今所在西徙之時主者苟就聖廟制儉止三丈屋卑而陋他宜有感缺自予

遊京師北四渡潼關見學輒嘆焉當是時指揮姚勝
祖掌衛事以爲姚力且百舉顧獨後此問故則主在
兵司嘉靖二十一年四明周君至於是發謀脩學遷
學左右十餘家約官地償之過當弗計制乃拓改殿
兩廡崇廣皆倍昔始有櫺星門有啓聖祠有鄉賢祠
有名宦祠有神厨庫有教官衙有號房又於其外橫
衢豎二坊東扁曰才全文武西曰道備聖賢分區布
位增無創有周君之用心如此功且卒周君以憂去
會姚指揮亦謝事諸遺木石狼棄而莫爲理二十三
年休寧汪君繼睹之嘆喑焉詢功未卒者于爲露臺
爲葺明倫堂爲泮池學遂完美無缺當是時徵汪君
來念遺續斷周君勞幾廢二十四年予以告復如關
望恢恢燿燿驚目快心焉已見渠水遠城中民就其
門及輿人曰是即引潼水自南門入折流而注之泮
池又北折而達于黃河則汪君爲也于是又賢汪君
嘆焉是役也費金三石九十兩有奇取諸修水關之
餘者周君葺請撫按趙公劉公殷公浦公咸可之乃
興是二君者之備關也選兵籌食慎費削浮乃此獨

務侈者。重道而育才。苟不可更襲也。予抵家。汪君按部華州。遂問記。且勅以訓衛之學者。夫訓坊言備矣。予能有加哉。無已。則申其義。夫聖人之道。親親長長而已。兵凶戰危。又視其親長。輕焉。武由之不振。故其爲教也。使之誦詩書焉。以明此也。習干戈焉。以衛此也。不聞之夾谷之會乎。躍階揮兵。立折強主。出身以保君。竟合兩國之好。以還嚮之所謂習俎豆人也。故治亂殊遭。文武異用。兩設互發。定難而飾治。莫踰乎聖人。故曰聖人萬世之師也。諸士子觀于坊。瞻于廟。講于學。寧無感發而振勵之乎。周君名相。癸未進士。汪君名尚寧。己丑進士。並副使。周君後指揮姚勝祖。經歷王仁。汪君後指揮孫墳。千戶王輔。學旣成。法皆得書。

河中書院記

韓邦奇

批文若渙散而意實聯綴

苑洛韓子河中書院記曰河中書院者故東嶽祠也。世人言五嶽皆有神。獨泰山神主地下死人人之死。者皆隸泰山。不與他嶽比。故其祠遍天下。蒲有祠在

皇明百家文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州東三里所州人率以歲六月歌舞爲會以樂神云
爲其死者之父母親戚解脫即弗樂神神且苦其死
者之父母親戚云九川呂子云禮教不興而惟鬼之
務有司者之過也今夫泰山非蒲人所可私事也古
者禮德則祀食功則祀然制無僭神而饗無淫鬼也
夫擊鍾鼓灑牲醴群巫在前三老在後使其婦人女
子群集而奔走焉此天下之弊俗也夫魯有杏壇絃
歌之聲至漢不輟何則教化行而禮讓之俗可作也
語曰弗琢弗光弗闡弗明言教化之行自上倡之也

故導則湯流嚙則湯蕪勢使之然也孟子曰經正則
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吾將正其經焉呂子毀
其祠以爲河中書院生徒入院而習業者幾百餘人
呂子曰今夫學者群居而相議也窮志而竭思日月
而程之卒歲而計功凡以爲道也舜之告禹曰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至也夫蒲
舜之居也故度德而較功莫舜若也清如殷伯夷叔
齊大如文中子王通正如文清公薛瑄善人如黃霸
諸子皆于德莫可貶少而功及于蒲者也呂子遂即

皇明百家文卷之五十一
書院為祠以祀舜以下。呂子者常為吏科都給事中。舉劾無所避忌。而留中不出。人所不及知者尚多。至於甲戌之疏。指陳時事畧盡。尤非人所敢言。丙子冬中。竟出為蒲州同知。呂子毀東嶽祠為書院也。乃在明年五月云。得屋殿寢廊廡凡若干間。以其中殿為重華殿。重華者即以祀舜。配食者即伯夷。叔齊。王通。薛瑄。凡四人。以東堂為名宦祠。名宦者凡四十三人。西堂為鄉賢祠。鄉賢者凡四十七人。以旁殿為講堂。五所以露臺為尊經閣。以餘屋居生徒。已而太守又盡取其舊屋而葺之。為坊牌四。為甬門一。有廡為井二。有亭。檢開田二百有八畝。為祀養。作新屋若干間。又與同知為文告。以諭意。為條約。以勸生徒。太守者甲戌進士王君。治蒲有聲。民悅而安之。先是時太守適巡下邑。不視州事。故同知得自治書院事。然卒成之者太守也。於是太守與善之美。翊正之功。又可尚已。昔者河水為患。父老皆為河伯娶婦。西門豹令鄴。乃不為河伯娶婦。而穿三渠以濟民。民獲其利。至漢時乃毀令所穿渠。為馳道。夫賢者作法。不肖者疑焉。君子所為。衆人固

不識也。故曰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言繼之者之難也。二君之為書院也。誠美矣。予懼其他日之為鄴令之三渠也。後之人可不念哉。可不念哉。

學古書院重修記

喬世寧

批本學古二字貫穿工緻縝密

元時三原人李子敬建學古書院。延處士程悅古教授邑中子弟。此豈有官府督令哉。若子敬者可謂好義慕古高人也。及元末書院廢矣。明興至弘治初始復。正德間再修。各有記。頃嘉靖乙卯地大震。書院

盡傾。歲丁巳縣丞張九功盡脩焉。諸費以贖金。用官徒力作番休之。君子以為義舉也。諸生三十餘人請喬子為記。且問學焉。喬子曰。余鄙人也不足以論學。今諸生日遊學古書院。即思所謂學古者足矣。且今人作陶冶宮室衣服器械者。則必命工按圖經而後舉事。以古法弗可廢也。而况于學乎。夫自墳典以來。聖哲之言行勛業具在也。士舍此更何師矣。顧今學者弗察也。彼見上世敦貞一遺器。必且重購珍玩。以誇示人人。或稍窺六書法意。間能擬古文辭者。益以

才藝自多。惟視宇內矣。乃名行卑卑。不自期于古人。且或世俗人弗若也。是何貴藝賤身若此哉。然彼且盛容服飾。辨說以高術。世俗自以為古人。古人云。而遂稱古昔。誦法先王者。又泥經遠時。不究當世之故人。亦謂遠于事實也。故君子流覽廣闊。不法常可。觀世叅變。不師已事。要之以合道軌。宜人情。為務。此學古之士所以究天人而用經術之方也。故學不博古者。謂之陋。不通今者。謂之固。諸生能免于陋且固也。斯可矣。

濬河記乙酉

王守仁

批意祖孔子子產之歌

越人以舟楫為輿馬。濱河而厯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築。水道淤隘。畜洩既亡。旱澇類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鬪而死者矣。南子乃決混障。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誑之曰。南守瞿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厲。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違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歡呼。

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拆。越之人收穫輸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稱朴。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熇也。微南侯兮。吾其焦矣。靈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鼈矣。我輸我穫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壽州正陽鎮新脩河渠記

王九思

批文似蔓衍愈讀愈有精采

正陽鎮在壽州南六十里。淮水自桐栢來直走其西。人家負水而居。幾七千戶。舟楫水通。四方商賈無有遠邇。畢會於此。物貨之委積。精粗美惡。交易而後退。惟人物曼麗。惟聲伎繁。惟居室美好。惟服食器用侈。于習。由淮西望之。帆檣林立。屋瓦櫛比。煙火雲接。南北數里。連絡如繡。蓋中都第一鎮云。上即位之六年。正德辛未。江北諸郡盜起。盜嘗至潁上。迫于正陽。居人戒嚴。幸無事。越明年壬申。春二月。兵備僉事樂平李君天衢巡行潁上。會盜數千人亦同日至。攻圍甚

急盜又數十騎東行劫畧去正陽一十里所人乃大
恐訛言驚擾爭走逃避相蹂踐有溺水死者當是時
文登叢公自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
視廬鳳諸郡會出按部聞穎上圍跳驅至正陽其日
盜聞即解去鎮之父老豪傑相率填入謝萬人之命
賜之更生公進之告曰夫難度者變易失者時此鎮
繁華誨盜之地益思求圖以輯爾後不然終患奈何
僉復于公曰惟西長淮之險可恃無恐其三面受敵
若浚土引水水以環之土以垣之垣以樓之人以守

之是亦一策公曰俞我其視哉視已曰可度地得千
貳百貳拾有陸丈度人得貳千陸百柒拾戶公曰河
廣惟肆丈深半之工力則視其戶而上下之三面爲
門門有樓有橋垣之上爲樓拾有柒所離列惟均名
曰敵樓凡樓則選諸富而義者獨爲之否則數人合
爲之于爾何如父老豪傑齊應聲曰幸甚乃進鳳陽
府通判方賓公曰爾則服勞在外恒往來于茲爾督
又進宿州判官侯經曰爾經爾有職守恒在茲無他
適爾爲曰爾賓既爾經其適即功無疾于小民尚懋

敬之未幾報河渠成又未幾報門報橋樓成經始于三月壬戌訖工于四月甲午凡三旬有三日凡三十萬工父老豪傑睹厥成功歡忻舞蹈會代李君者遼縣君盤東行過正陽咸走告頌首具言不敢忘公將有爲不朽計相率問可不可孫君曰夫大臣有功德于民爲民所歌頌勒之貞石爲後世法禮亦宜之僉曰如命于是介生員高科來請記于致仕壽州同知王九思九思曰傳有之民罔常懷懷乎有仁惟公不棄我民恐懼于凶盜樹之遠圖爲子孫世利以保有厥家惟我民敬戴公罔敢失墜曰子若孫其惟我公是念是祝罔有遺于後是惟有以詔之是不可無記惟公地官大司徒之副佐天子理萬姓尊大貴重文武之材小民無良弄兵于山谷乃假借公平定安輯之兵革旣寧歸復于王家崇階存陟斟酌元氣作霖雨功萬世備載國史紀之太常是又九思所深望公者公名蘭字廷秀庚戌進士歷官給事中通政至今秩併記于此俾後之人有所考

重修瓜州鎮龍祠記

唐順之

批祠龍本非經典而總歸於天地之功又引八

蜡之貓虎為喻此而中矣

龍之祠不秩於三代之典記禮者謂之四靈蓋以為
鱗虫之靈者耳其祀始見於封禪書朝那龍湫今天
下大水之濱無處不有龍祠宋之儒者論大河之治
以為不宜祀龍曰是天地之功也龍何力之有然余
竊以為未盡也夫天地無為而百物之肖像於其間
者莫不各至其能以效其功而天地未嘗與之爭功
然而百物之功孰非天地之功也至於昔人之制為
祀典也凡有功德於天地之間者不問細大莫不群

然秩而祀之以致其報而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然
而所以報百物之功亦孰非所以報天地之功也吾
觀於蜡而見古人通乎鬼神之情而悉于幽明之故
矣夫生成百穀以粒烝民孰非天地之功若是則古
人為之禋為之社以報之可矣至於大索鬼神而蜡
焉者何為也其蜡也先農先嗇庸與坊焉可矣而至
於迎貓迎虎而昆虫亦登焉者何為也惟天地生成
百穀雖一貓虎昆虫亦使之盡其能於食鼠食豕之
間而無遺利焉於此見天地之功為甚大人欲報天

地之功而無由。則雖貓虎之效。一能於天地者。亦秩之祀而無遺靈焉。於此見人之所以報天地之功者。爲甚深。凡百物之靈。固莫不肖氣於陰陽五行。而龍得陰陽五行之氣之精。故其變化尤靈。貓虎未嘗無功於田。而謂龍盡無功於水乎。祀貓祀虎。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而獨疑於龍乎。且夫天地之間。大者不自擅其大而寄於小。小者各務致其小。以歸於大。其爲力也大者常逸而小者常勞。其功之成也。小者易以爲德。而其大者常不可名。故耕鑿之民。不知帝力之何有。而至於一社之長。一邑之令。則人煦煦然而嚮之。死則爲之尸祝。而俎豆之。此豈可謂忘大君之功德。而顛顛於一社長一邑令之爲報哉。又豈可謂一社長一邑令之功德。而非大君之功德也哉。然則龍何疑焉。而不祭於古也。曰。百物之祭。古矣。又安知古之不祭龍耶。古者祭龍氏之於龍。安知其非如伊者氏之於蜡。實掌其祭者也。所謂祭龍者。其無乃羞飲食。以祀龍之謂。而好恠者。遂以祭龍爲畜龍也歟。龍乎。可畜。其亦非所以爲龍矣。古今大水。凡四。而河與

江爲最河移徙潰決不常而江獨爲安流意必有宰乎其間者而龍之奔走以效其靈也亦不可謂無瓜州據江之衝則其建祠以祀龍也亦宜祠不知所始歲久圯壞嘉靖癸卯奉化王侯杏始爲揚州府同知署府事乃斥贖金之餘修之而使道士某來請記王侯儒者也其於是舉也必有以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余懼後之人泥於舊說而以爲非經之祀也爲之著論如此使龍其安且食於此而無慚焉且使讀者其亦無以余爲語恠也。

信陽修城記

何景明

批大復諸作皆越於文墨畦徑之外其蓄材

富其致思精卓冠名家且矣

僉事閻君子明兵備之三年城信陽成集予與都給事張季竹登而觀之臺湟峻浚樓堞虧蔽表帶山河囊括萬家之室相顧嘆曰壯哉麗乎斯地萬年之固也先是僉事寧伯東氏來兵備值大盜之後爲防焉巡舊城視之曰庠也必崇而新之乃計費度工措財於官府取力於隙民歲餘城南門迤西北至東門起

北門樓大功未就去。又遇積雨牆壞數百丈。閻君至則完其壞者。城東門至南門立三門樓。東縣鼓西縣鍾。又置漏小南門。甃城上。令旁下而走水。即積雨不壞。其役不亟而功有稽。其用經而力紓。故三年而城成人。曰二兵備之功也。於是事先後緩急各得其序。理云。城高三丈。圍廣千三百五十六丈。有七尺董其役者。知州彭偉。指揮袁鏗。張恕。孟漢。千戶傅欽。任武百戶王義。梁山醫官周寶。於是知州林君大霖指揮使鮑君國來請文紀諸石。何氏景明曰。古者諸侯守在四隣。政清人和。不以險塞爲固。是故論治者有本末焉。然時平而備弛。併其末者亡之。昔大盜之入汝南也。吏有弃城者矣。然西平上蔡之長固。死守吏也。寇則踰垣蹋門入。即二縣有堅城。令弗死。唐縣城稍完則守。豈可謂末弗治也。是役也。審君經始。閻君成之。二君功德斯地者。並久遠矣。閻君今且明其陳。簡其卒。作其禮教。夫城以蔽衆。簡卒以守。明陳以簡。作禮教以經之。所爲兵備者無弗至矣。此豈徒治末者哉。

重脩月潭寺建公館記

王守仁

批結文一段公自况也真無入而不自得者

興隆之南有岩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
頽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霓豁若樓殿門闕
懸若鼓鍾編磬檐幢纓絡若搏風之鵬翻隼翔鷲螭
虺之糾蟠猱狔之駭攫譎竒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
澄潭邃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木叢蔭蔽虧
鳴瀑清溪停泗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
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下上於窮崖絕壑之

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踣煩
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岩之下則又皆洒然開豁
心洗目醒雖庸儂俗侶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
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岩之勝蓋不言
可知矣岩界興隆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
憊頓饑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岩麓故有寺附岩之戍
卒官吏與凡苗夷犴狁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
皆於是焉翬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
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岩之勝憫行旅之難而從士民

之請也。乃捐資化材，新其寺於岩之右。臣爲登祝之所。曰：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臣爲部使者休食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使而成之。故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狄遠度其工，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捨勤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飢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登祝者有所瞻依，以爲竭虔效誠之地。而茲岩之奇若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是舉也，蓋得之矣。况當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矣。寺始於戊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

增治於指揮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
至是凡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餘姚王守仁
記

涿州北河胡良渡舟記

張治

批張公專效左氏下筆粘滯此作獨覺灑然

嘉靖丁酉御史梅濱楊子奉 上命按畿輔與能振
弱勇和惠生百弊咸新也歷于涿進涿之衆而語曰
涿郡當京國之衝四方所走集有轂相踵也北河胡
良之水環郡南北冬春水涸可木而梁也夏秋水涵

漲流瀾瀾行者力不能絕衝濤悍夫乘時操舟索重
利人莫不病焉予欲令有司庀官舟權以渡其可否
惟爾民衆曰民惟依仁仁之所利也其誰弗嘉楊子
乃以謀諸副使疊川於子於子曰唯唯是予之志也
而未知能行矣以謀諸知州陳子陳子曰唯唯是予
之職也而未知能盡矣成謀乃鳩財命工剡贖鏹佐
厥費檄吏目徐志高董之北河為巨舟二舟篙工三
人為步舟四舟篙工二人胡良視北河半之既竣事
陳子曰仁之所興利所程也弗有以詔之其後曷繼

於求哉。乃以書來屬宮采氏治記焉。治曰：推涿之政，可以仁天下矣。夫行路之人，猶涿之人也。涿之人，猶天下之人也。予嘗道燕趙之墟，歷漳易滹沱諸水，而深有慨于斯民之多溺也。以涿言之，土壤坳而善崩，水滂決衝流百里，民沮洳而居室塗，弗完水下沙礫，埔行夷陸為阜，嵩棘弗植，無論禾黍也。然則水之溺於涿者，獨行路之人也哉。王程所歷，使命相繼，車百輛，馬百疋，驢騾千蹄，驛夫馳肩，卒重繭，費日萬錢，月無筭也。中人十家之產，歲不能備一役。官庄宦第官芻，公牧百賦萃之。凡編戶之民，董丁而犢，稅弗克焉。然則涿之溺於民者，獨水也哉。又常因是泛觀四方之民，弘治而上，家餘藏帑餘積，山林川澤餘利也。邊卒嬉武吏不宿逋，至于今，上下恤恤，然稱匱乏，誅賦日繁，重力後弗已。君子或懼其陸而魚也。然則民之病于溺者，獨涿也哉。昔者高宗謂傳說曰：若濟大川，用女作舟楫，夫舟楫傳說也。斯民無溺之患矣。鄭子產以乘輿濟人，孔子曰：惠也。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已溺之。孟子以爲仁，夫二者皆務爲治者也。直所從施

異地耳。故為政者近之以乘輿之惠。遠之以已溺之仁。斯舟楫而傳說也。已以予觀于揚子之仁。蓋託始于舟也。究其施其濟大川也哉。故曰推涿之政可以仁天下矣。揚子名紹芳。楚通城人。於子名敖。秦岷州人。陳子名邦。治亦楚人。皆有事於舟者。故備書俾後之人觀覽焉。

固原兵備題名記

唐龍

固原長壕大塹。連山峻極。四塞之接。而襟帶之固也。批歷叙固原之險。兵備身係輕重者也。考名於石。知賢否焉。有砥礪之道矣。文甚新奇。

秦屬北地郡。漢及晉俱屬安定郡。唐改固原州。至德中陷于吐蕃。宋咸平建鎮戎軍。元立開城路。咸平府。尋降為州。國初府與州俱廢。成化伍年。用守臣議。設固原衛。弘治十五年。復置州。中建兵備。而以按察司副使領之。三十年。于斯代者籍籍。寢不可考。嘉靖二年。成君質夫來攝其官。乃哀各姓氏。視次第。勒于石。而昭之。爰命書其上方。予攬轡憑軾。周遊天府。竊有以覲其形勢矣。寧夏環靈武之境。延緩引朔方之堦。并涼結湟州之壘。共阻三面。以扼南牧之虜。而元戎

甲士。利劔勁鎩。罔不聚焉。然延袤不啻數千餘里。山川絆繆而迤邐焉。烽火不接。聲勢斯携。固原居中而執其樞。左顧則赴援綏靈。右顧則迎應甘涼。擊常山之蛇以合左右之節。逐中野之鹿以成犄角之形。固原實有焉。今夫山豺狼所嗥。狐狸所遊。境日駭也。虎豹憑其嶠而踞之。以張其爪牙。則百獸影滅。即採藜藿者不至矣。是故奮直諫之節者。寢淮南之謀。尚全勝之道者。破先零之計。君子居朝廷則朝廷重。居邊鄙則邊鄙重。猶夫虎豹之在山也。固原之險山之嶠也。兵備官司其鈐轄而四夷之守在焉。干城之托畀焉。其可不隱然爲虎豹也乎。人皆曰險在地而不在人。重在人而不在地。斯固也。抑人重則地得其險。而金湯足恃。不重則地失其險。天塹劔閣非我有矣。夫險亦在人乎。是故不可忽也。然姓氏既在。得失斯形。由是重耶。石昭昭然。由是眇諸躬而已焉。石亦昭昭然。而君子欲不重不可得已。則石固有砥礪之道乎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五

匏集



